



蜀志卷九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嘉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 弟嚴 陳震 董允 陳祇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爲牛鞞音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強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爲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爲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爲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遺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不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

如此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爲亮主簿有忠盡之效故見褒連亮卒爲中典軍統諸軍封成陽亭侯遷中監軍前將軍督漢中假節領亮州刺史至右驃騎將軍濟弟懷應長水校尉尚書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邊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

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

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

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荆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

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錙擢鸞鳳之範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

若無實若虛何堪之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

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賊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

圖孤以六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邛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

備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利

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利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

成當還此其宜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趾更姓爲張與交趾太守十變

之主簿曰此非常人不可殺也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爲巴父祥所舉孝廉見巴驚

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爲益州牧祥始以孫堅長沙時爲

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爲孝廉明也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貢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

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門稱疾備而備孔明勸稱薦之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

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

掾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號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焉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而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飛聞之怒曰孤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枹鼓會軍門復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葛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建安二十四年先生爲漢中王巴爲尚書後代法正爲尚書令躬履清儉不治產業又自以歸附

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

零陵先賢傳曰是時中夏人情未一聞備在蜀四方延頸而備銳意欲即真巴以爲如此示天下不廣且欲繼

之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由是遠人不復至矣

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

二年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輔

孫權論巴稱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沈浮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

臣松之以爲良蓋與亮結爲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爲尊兄耳

夫鑒用雅慮審貴垂明於

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適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

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爲左將軍掾後遣使與良謂亮曰

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卽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
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遣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櫛敬待之先
主稱尊號以良爲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旨會先主敗
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爲騎都尉良弟謨字幼常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
越嶲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
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
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其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
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
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
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
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
漢中謖下獄物故亮爲之流涕良死時年三十六謖年三十九襄陽記曰謖臨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
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鯨興禹之義
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于時十萬之衆爲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將
琬後讀漢中謂亮曰昔楚發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
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
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法而收功楚成開得臣
之益己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
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誡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

天下宰臣欲大收勦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
達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爲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
名爲汶山太守轉在犍爲建興三年入拜尙書遷尙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贊權
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
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煥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
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
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敗告使行人睦焉卽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
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
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士以函谷關爲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諸葛亮與長
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
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爲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
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禪

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等請禱爲參軍允遷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

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

爲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

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尙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

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

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尙書令費禕典軍胡濟等

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脩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

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

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收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卽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貽孽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

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禕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爲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爲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

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爲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官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爲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待中尙書令

爲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將費禕及允爲四相一號四英也

陳祗代允爲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

預政事祗死後皓從黃門令爲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

皓森險收開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祗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

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父卒祗又以侍中守尙書

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祗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祗上承主指下接關豎深見信愛權重

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祗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

命不融違朕用悼焉夫存有令問則亡加美諡諡曰忠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爲黃門侍郎自祗

之有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爲自輕由祗媚茲一人皓構間浸潤故耳允孫宏管巴西太守

臣松之以爲陳羣子泰陸

遜子抗傳皆以子襲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

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邪夏侯玄陳表並有駢角之美而亦如泰者魏書總名此卷云諸夏侯傳故不

復稍加品藻陳武與表俱至

呂父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蹇遂不得還父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

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父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爲典曹都尉父遷新都縣

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爲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父

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
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父到官爲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
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爲尙書代董允爲尙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父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
靖少言爲政簡而不煩號爲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
展景耀中爲成都令辰弟稚謁者稚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
至巴西太守皆與父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父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尙之節馬良貞實稱爲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
皆蜀臣之良矣呂父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相拘巴欲殺之○

臣清植

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

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

臣浩

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

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趾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爲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

臣清植

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詰策命皆巴所作則先

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爲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勸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謾爲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論

蜀志卷九考證

蜀志卷十

晉 著 作 郎 巴 西 中 正 安漢陳壽撰

宋 太 中 大 夫 國 子 博 士 聞喜裴松之法

劉封 彭蒙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荊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爲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衆降達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耽弟儀爲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選封爲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獲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略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爲之士深觀師趨臣等實已來懲屢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麟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則欲功

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馮浮於五湖，管犯、謝罪遂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時命之身，何則欲潔去歲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當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孝，見誅於君。繫帑拓境而破大刑，樂毅破齊而還讎。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刑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存。惟臣竊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懸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爲之，敢謂非罪。臣每聞魏文帝善選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總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趙雲共襲封還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譖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爲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侯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肉，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與之言，必爲太伯、衛侯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勇免禍，明尚夙違，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來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恐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恐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

下失據而遑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離背禍猶皆如斯

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宣子曰宵也何對曰

霄也俱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於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

聽智果別族於太史氏爲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

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

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

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

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

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邇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

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違言中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

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

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

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卽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

將軍在禮聘中

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

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嘆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爲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

之封子林爲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祠

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彙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

高宗夢傳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

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闢未之備

也伏見處士繇竹秦宓廬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溫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懷於浩然之

域高概節行守貞不虧雖古人潛遁蔑以加施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讜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

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彙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

鉗髡爲徒隸會先主入蜀派流北行彙欲納說先主乃往見龐統統與彙非故人又適有賓客彙徑上統

牀臥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客既罷往就彙坐彙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於經日統

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彙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爲奇數令彙宣傳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

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彙爲治中從事彙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嶮然自矜得遇滋甚諸

葛亮雖外接待彙而內不能善屢密言先主彙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彙行事意以稍

疎左遷彙爲江陽太守彙聞當違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彙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

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彙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

楊雄方言曰據聽乾都者革老也郭璞注

曰皆老者皮也枯癯之形也臣松之以爲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爲兵故語稱義革革猶兵也義風備爲老革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

定也超羈族歸國常懷危懼聞蒙言大驚默然不答蒙退具表蒙辭於是收蒙付有司蒙於獄中與諸葛

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闔閭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

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衡陽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

之務請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

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爲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

臣松之以爲分子之

厚者蒙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

議一朝狂悖自求殖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劓咽喉愚夫不爲也況僕頗別菽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爲首興事業而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僥倖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

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

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

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

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

愛自愛蒙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

晉理救反

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爲從事年未三十擢爲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

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爲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徵立爲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諂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走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旣亡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于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衆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昔奉馬良兄弟謂爲聖人今作長史素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以經大事而作侍中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爲不然也王連流俗苟作掎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邵琬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威吞羣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懷暗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讖真